

蜀地宝藏

今年5月,《四川省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》公布,位于眉山市东坡区的莲花坝遗址顺利入选。

“经过几年的发掘和整理工作,我们初步推断,莲花坝遗址应该是一处以细石器遗存为主体的石器加工制作场所,可能是中心营地或居址之外相对固定的石器加工地点。”日前,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(以下简称“省考古院”)新石器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楚蜀思在接受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说。

6000多年前的“工位”
或为打制石器的“营地”

莲花坝遗址是在2021年开展“眉山、乐山地区史前遗址调查”时首次被发现的。经过2021年、2022年连续两个年度的发掘和研究,它的重要性逐步凸显:这是一处距今约62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,出土了近万件细石叶、细石核、石片等石制品,是成都平原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,为进一步探讨细石叶技术人群的扩散与交流,以及成都平原早期人类的生活面貌,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。

2023年至2024年,楚蜀思同省考古院的同事们一起,在莲花坝遗址开展发掘工作。

如果说之前发现其他遗址是柳暗花明式的惊喜,那么莲花坝遗址的发掘工作至今仍在寻找答案的路上:后两年的发掘出土遗存较少,一些关键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答。即便将已发掘细石器的地层土壤全部过筛、水洗,也未能再现2021年时的“耀眼”成果。细石器遗存、人类的用火痕迹、疑似宝墩文化的陶片、古水体沉积……发掘工作确实有收获,但随之而来的,是更多的疑问。所幸的是,为了“读懂”莲花坝,新石器考古研究所的成员们正尝试用更多的方式进行解读。

最初对莲花坝遗址的发掘与研究,推进了对该遗址内涵与性质的认识: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细石器,也发现了带有宝墩文化特征的陶片。因此,在楚蜀思参与莲花坝遗址工作之初,解决两种遗存早晚关系和细石器遗存的分布范围问题,成为正确认识遗址的根本性工作。

由于思蒙河水反复冲刷,遗址不同点位地层错位交织,像一本被揉皱的书。考古团队只能通过地层里的土色,一点点拼出地层的本来面目。最终他们确定,陶片遗存的年代要晚于细石器遗存。

而细石器的分布范围,只能通过密集的勘探工作,一步一步确定。每个探孔的深度都要达到4米,根据三四百个探孔土样情况,考古队员推断出土细石器的地点周围约40米区域内,都可能有细石器分布。对出土石制品的整理和研究,则揭示了莲花坝遗址的性质:“我们发现包括细石核、细石叶、石片、断块、碎屑等多个类型的石制品,判定这里应该是一处石器加工场所。”楚蜀思说。

细石器技术,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石器技术。它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,延续至新石器时代,某些地区甚至存续到金属器出现的时代。人们从修整成型的细石核上剥取细石叶,再将细石叶固定在木质、骨质等载体上,组装成多功能复合工具,作为“刀”来使用。“细石器对制作者的技术要求较高。以前的莲花坝,可能就是一个专门制作细石器的场所。”楚蜀思说。

后续发掘区域紧挨着此前出土细石器的地点。尽管开展了充分的工作,考古队员也只找到了一片细石叶和一颗细石核。幸运的是,用火痕迹的出现,让考古队员看到了新希望——这里曾有人类停留的历史细节,正被更多的考古证据印证。

是『孤岛』也是珍宝
考古人寻求莲花坝遗址新突破

莲花坝遗址出土的方木。



莲花坝遗址出土的细石核。

出土的陶片和方木
带来连串问题和谜题

很多一线考古工作者都曾提到,有些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,越挖谜团越多。在楚蜀思看来,莲花坝遗址也是这样。虽然有不少新发现,但了解莲花坝遗址的关键线索——生活居址,一直没有露面,并且随着发掘深入,更多谜团浮现了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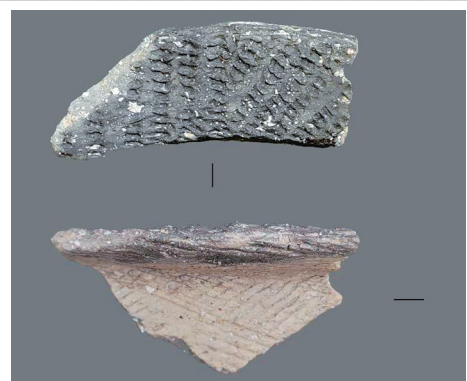
莲花坝遗址出土的陶片部分有磨圆度,部分没有;其出土点位为古水体沉积,并非原生堆积。在这个古水体沉积中,还出土了一截方木。莲花坝遗址的史前环境是怎样的?是谁制造了这些陶器?为什么部分陶片会出现磨圆度?这截看起来像是人工打磨的木头,究竟作何用处?制作细石器和陶器的人群是否有联系?究竟是不是同一人群?在连续4年的发掘工作中,一连串问题接二连三冒了出来。

楚蜀思提到,莲花坝的珍贵性,恰恰筑起了难以被“读懂”的高墙。“成都平原上并没有同类型遗址,导致相关研究资料少;另一方面则是与细石器技术对应的人群,可能是流动性非常高的、以狩猎采集为生业模式的人群。”这些人的活动范围非常广,莲花坝遗址有可能只是他们路途中的“一站”。“如果莲花坝只是一个临时营地的话,他们可能没待多长时间就走了,造成了这里信息密度偏低的现状,因此勘探和发掘工作才没有特别大的突破。”

对于楚蜀思和考古队员来说,最难的不是暴雨冲垮了探方,也不是要水洗筛选100平方米的土层,而是穷尽方法之后,并没有得到期待的答案。

“我们当时天天挖,最深挖了3米多,却没有出土东西。”楚蜀思回忆起那段时间的焦灼时说,“就像是回到了实习生时期一样,出土一点东西就很激动。”那段时间,但凡考古工地有一点“动静”,经验老到的考古队员就和实习生们一样激动。但这种激动源于完全不同的心境:实习生们是初见出土物的兴奋;而考古队员们则是因为太久没有新的进展,哪怕是冒出一片陶片、一片石叶,也会心潮澎湃。

楚蜀思形容莲花坝遗址就像一座海中的孤岛:它出现得太突然,找不到与之相关的其他线索。但对于在汪洋中探险的人来说,孤岛又意味着希望:在莲花坝遗址被发现以前,成都平原从未出现过如此密集的细石器遗存——它通常只分布在川北地区和川西高原,即便是成都平原的联合村遗址、罗家坝遗址出土过少量的细石叶,也不



莲花坝遗址出土的陶片标本。

能算作细石器遗址。

因此,“读懂”莲花坝,就能够摸清带着这项技术的人们,究竟是从哪里来到了成都平原。

通过环境考古、石材分析
寻求莲花坝遗址考古新突破

但是考古研究不能因为没有预想中的进展而停滞。团队商议后,考古队员将目光投向了环境考古。

“我们想要了解莲花坝遗址的古地貌与古环境情况,复原当时人类生活的微环境,再反过来推测他们当时可能是怎么想的。”楚蜀思介绍,目前,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张俊娜正带领团队攻克这个难题。同时,成都理工大学教授向芳正在对莲花坝遗址的细石器材质、岩性进行检测分析。“如果知道石料的来源,就可以知道大致的调查范围。”楚蜀思说。

目前,莲花坝遗址的发掘工作已暂告一段落。但是室内整理和研究工作还在持续进行。这样一群或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业模式的人群,究竟从哪里来?又去了哪里?他们与以种植水稻为主、兼种北方作物粟与黍的宝墩人群是否有关联?考古队员们不想就此被莲花坝遗址难倒,他们想要“抓住”成都平原上的这枚珍宝。

然而,莲花坝遗址的线索实在太少。一个探孔的直径在10厘米左右,而成都平原的面积是1.88万平方公里:考古需要好运,但不能全靠好运。运气走不通的时候,得靠智慧和毅力。楚蜀思说自己是一个“运气不怎么好的人”,但是在离开莲花坝遗址、投入到绵阳市的考古前置工作中时,又觉得“运气还可以”。她一边挖着汉代的崖墓、明代的石室墓,一边惦记着思蒙河畔的莲花坝。

等待,也是考古工作的一环。等待着环境考古、石材分析能带来新的线索,也等待着在未来的调查工作中,成都平原上能有新的细石器遗址出现。虽然在楚蜀思的形容中,莲花坝遗址是一座“孤岛”,但只要有了文化的交流,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只要考古工作还在继续,未来的某一天,“孤独”的莲花坝遗址一定不会再孤独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
图片由楚蜀思提供

生活服务广告 028-86969860 律师提醒:本刊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,所有信息均为所刊登者自行提供,客户交易前请查验相关证明文件和手续。

■成都赫普莱控制设备有限公司(编号:51010401525)不慎遗失,特此声明作废。
■崇州市双桥铸造厂法人章股
■广元市鸿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任公司法人章李保桥(编码:5108025131642)遗失作废。